

容齋二筆 卷二十三  
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

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登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閣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道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

容齋二筆 卷之十三  
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  
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  
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  
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  
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  
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  
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

者莫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  
靛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  
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  
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  
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  
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  
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  
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  
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

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  
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  
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  
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  
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  
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  
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  
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為韻是也有六  
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為韻是  
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  
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為  
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  
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  
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  
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  
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  
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夔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

間康公荆公為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

忌用熨斗時把帛處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即言  
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  
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為  
上餽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  
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  
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  
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  
一章謂茹為酪酥亦甚新

###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  
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  
用唐制以素綾為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  
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  
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  
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  
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  
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

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為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為同知舉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

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載而六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鯢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

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  
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  
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  
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  
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  
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  
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  
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  
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  
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  
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為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歷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徃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亘靈寶大亨識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為天正以為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為



容齋三筆 卷之三  
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歸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叢爾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為宇文弒日宣帝大象為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為軍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為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

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為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

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朽肉者同言之朽音寡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進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

正星歷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

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麓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

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崑以肅真為稷真獾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姊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所敘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犛身人首貽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

邱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  
 兩角東越海金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  
 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鼯犬鼯犬者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  
 龜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康民  
 以稔苾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  
 狄亦北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善芳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

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叩距虛犬戎文  
 馬而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  
 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不敗篇  
 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便為四方獻  
 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鮒醬蛟鼈利劍  
 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  
 江歷珠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駼駃騠良弓為獻  
 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  
 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

容齋二筆 卷之三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  
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  
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邁若人辭  
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

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儉主簿儉  
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  
或為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  
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  
之寃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  
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  
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

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  
小子輩哉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  
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  
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  
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  
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  
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為通判何足以  
為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  
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  
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  
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  
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 雨水清明

歷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  
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  
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  
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二筆卷第十三

容齋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  
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  
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  
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  
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  
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  
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



容齋二筆卷第十三

容齋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  
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  
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  
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  
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  
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  
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

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

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正治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

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衲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

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牙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

容齋二筆 卷之十四 三  
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為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鉞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

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鏗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為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

容齋二筆 卷之十四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

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為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為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為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

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  
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  
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  
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  
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  
云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  
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  
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  
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

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  
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  
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  
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  
之碑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  
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  
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為可證宰相世系  
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  
郎二者矛盾如此

卷之十四  
六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

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為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

容齋二筆 卷之十四  
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為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鮒為博士至尊為太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高帝為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為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

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匄韓厥

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羣臣疑懼樂書荀偃執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為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



容齋三筆 卷之十四  
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  
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  
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  
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  
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  
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  
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

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  
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  
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  
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  
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  
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  
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

辟揚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  
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  
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  
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  
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

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為當  
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  
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  
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  
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  
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  
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  
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

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全欲譏  
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  
突承瓘用事全以為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  
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  
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  
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  
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

勸透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  
遲歸鞍酪酏馳酖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  
充夜酌嫌醒自啜醕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  
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鼉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  
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  
寫子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

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溪書  
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  
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  
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  
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  
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  
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  
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

書周禮者祕書省拔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  
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  
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  
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達唯  
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  
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  
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

容齋二筆 卷之十四  
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  
況銜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  
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  
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王宮之戒令  
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官以陰禮教九嬪蓋宮  
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  
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

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  
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為輕重然亦嘗以代墜  
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為太子太師經太宗登  
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為太子  
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  
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

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  
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爲司農卿  
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  
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鐫爵趙衛公坐舉  
官犯賊見爲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  
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粲相元封冀  
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爲擬  
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旣播告矣  
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爲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

麻爲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  
之矣是時粲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爲辭壽皇遣  
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  
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  
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題王宰書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為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

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  
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  
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云

容齋二筆卷第十四

容齋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閱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  
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容齋二筆卷第十四  
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  
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  
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云

容齋二筆卷第十四

容齋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閱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  
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士渙王許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  
類勛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  
覆出為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  
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  
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予開一樽舉盃未  
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  
我席上酒掣我盤中殮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  
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  
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為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  
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  
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  
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  
佞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  
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  
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

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  
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  
政事鄭為簽樞宋樸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  
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  
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除  
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  
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  
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  
秦察其奉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

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  
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  
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  
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  
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  
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  
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  
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  
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

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  
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  
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  
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賣耳余離席辯  
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為人憤憤一日  
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瞋睡秦退始覺殊窘  
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  
秦閉目誦佛典容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  
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

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  
陛下不以臣言為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  
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  
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為蓋出偃  
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  
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  
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

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剥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宗邱為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搗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絙瑟為對耳慶善

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伸仲為黃岡尉因考拔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

容齋二筆 卷之五  
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  
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  
用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  
語顧其子焚紙炬悉焚之伸仲勸使姑留之竟  
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  
伸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  
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  
蕭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傳洪秀才注  
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煙花錄如此甚多

書易脫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  
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  
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  
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容齋二書 卷之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  
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  
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  
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  
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正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  
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  
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歷數便合繼之以玉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  
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  
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歛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鬼至乃洪  
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  
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荊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  
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  
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為詩  
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  
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  
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  
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  
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



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  
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  
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  
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  
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  
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  
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刑  
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

東哲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絲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  
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  
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  
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  
出於無可柰何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載

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  
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  
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  
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  
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  
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  
云云遂穴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

視王長官者推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  
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  
睨尤近而著者隴撈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  
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  
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  
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峭廝囉之屬羌  
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為何也

###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

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汴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闕學館以延學士大夫

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拔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唯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

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為斯斯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

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樂徒行負賃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  
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爲舍  
女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  
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  
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  
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  
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  
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  
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

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  
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  
朝三省吾身謂子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築路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  
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  
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  
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  
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